

恥

言

徐禎稷纂

中華書局

恥言一

徐禎稷稷字叔開號餘齋江南華亭人明萬曆辛丑科進士利部主事歷四川按察司副使

恥言者家居談說偶識之簡者也言之未克行焉庸無恥乎存以備自省亦以示後人猶冀有能釋予恥者

或問士之爲學奚先餘齋曰其忠信乎夫子之教主忠信夫雖有庶美無主焉麗故堅壤宜搆沉木宜雕餘齋曰道人也學所以爲人也倫外無道矣明倫以外無學矣

餘齋曰志道者其始於遏欲乎開奮者誅莽明鏡者刮翳夫學亦求其害身心者去之爾四勿三省淵與所以弗畔也夫

餘齋曰清澹者崇德之基也憂勤者建業之本也古來無富貴之聖賢無宴逸之豪傑

餘齋曰士常使外不足而中有餘常使華不逮而實過之是道也以爲德則積以經業則立以行於世則遠

或問於餘齋曰爲善者必得天乎曰未也爲善者必得人乎曰未也夫爲善易積善難士之於善也微焉而不厭久焉而不倦幽隱無人知而不間招世之疾逢時之患而不變是故根諸心誠諸言行與時勉勉不責其功夫然後親友信之國人安之而鬼神格之也善積未至其嚆能與於斯乎

餘齋曰：事父母者莫善於順，宜兄弟者莫善於讓，故順、孝之實也；讓、友之本也。

餘齋曰：榮華可燿而弗燿者，其神全也；目前可快而不快者，其規遠也。故喬木無艷花，蘊火得久熱。

餘齋曰：論語者，講學之祖乎？言理不離人事，言心不離天下，性與天道之言，蓋罕之也。吾何敢言聖人所罕哉。

餘齋曰：政以一教也，詞以著理也，政不規於教，故世無治矣；詞不繩於理，故世無文矣。

餘齋曰：爲今天下而不去其奢，雖使周公制法，召公宣政，治之興無日也。夫必奢去，然後士大夫廉，百姓務本而易足，以廉士大夫，御務本易足之百姓，於王道乎何有？

里人有故宅，與匠師營之，潦集於堂，匠不顧曰：易也。病在瓦，左室宇撓，匠自牖矚曰：此病在棟，易之耳。而後有樓岑如也，其體微欹，匠乃周視列礎，蹙額曰：不可爲也。病在基，或告餘齋曰：忠、信、孝、友，是亦人之基已。

餘齋曰：有爲而不欲人知者，其致力也必毅，其進也必詣。

餘齋曰：食效不忘其本，居名不兼其利，天道也。世有人焉，迂而固，或爭誹之，餘齋曰：無然。古謂狂狷，今所謂迂固也。不忍雕折其性情，以苟調於世，故受斯名焉。猶天地之真人也夫。

市有鼎焉，其質青碧，觀者爭戶，需價倍百。餘齋曰：是腐鼎也，而貴若是，士服古之道，俗相詬爲腐也，而棄之，是兩惑也。智者擇器不厭今，擇道不厭古。

餘齋曰爲論似迂久而見微者神其遠也始計若拙究弗受悔者識其深也崇晦府君有之或問簡餘齋曰無爲其所不爲簡矣

餘齋曰士有三不關毋與君子關名毋與小人關利毋與天地關巧

餘齋曰君子不以忍讓人或問何謂也曰惟君子也能忍人爲人所忍其人何如

餘齋曰謂我不信而諛我者戲我也謂我信而諛我者愚我也士不受人戲亦不受人愚問無端之毀忿可釋乎餘齋曰可曰何如曰奚傷問失意之境憂可解乎餘齋曰可曰何如曰無益或曰語云國政易家政難何也餘齋曰疏任法親任化遠者易飾近者難欺

餘齋曰爲家者毋以儉眎子弟毋以奸習僮僕蔑禮便私所以眎儉也傷義爲利所以習奸也子弟儉而僮僕奸雖有家其享諸

餘齋曰常以骨肉之合睽微人家之隆廢不失者十九矣故有子孫莫先教以睦夫均一則不妬有定分則不爭習之以禮讓明之以大義然後間言不入嗚呼堅石數仞楔則裂諸金堤百丈蟻則決諸骨肉之壘肇於微成於積慎之哉

餘齋曰爲家者嚴非類倍於嚴寇盜寇盜賊財非類賊人財敗可再營人敗難爲也故狎交邪客子弟之賊三姑六婆中閨之賊於此不嚴惡乎用其嚴

餘齋曰家之失親也繇婦人者十有五故女子妻妾必令知大義則能贊仁讓和骨肉詩云之子于歸宜

其家人利用柔德調合一家婦道之正也。

或問居室之道奚尊。餘齋曰其儉。或儉以寡營可以立身儉以善施可以濟人。

餘齋曰人間先府君何以貽子孫曰無累何以教子孫曰自立故沒躬不殖生產。

餘齋曰愛美材者嫌刀斧之利乎愛良命者忌煨煉之猛乎姑息之是狗甘軟之與處愛子弟乎。

餘齋曰先見後慮徹事終始智之深者也周詳持固事成不瑕才之真者也躁猛自才狡察自智吾與也。

乎哉。

餘齋曰均人也而爲聖賢爲仙佛疇爲之心爲之也故有聖賢心則聖賢矣有仙佛心則仙佛矣問聖賢

仙佛心何如曰真如斯而已乎曰不已真則不已。

餘齋曰先子常言予觀人世久矣天之報盈尤速於其報惡也夫處滿招悔不必大戾爲德自盈猶將傾

之。

餘齋曰人有言天道妒名而疾盈非妒名也妒夫好名者非疾盈也疾夫怙盈者故士名而不尸盈而善

持天其保之。

問佛教餘齋曰吾未之敢非也而不敢從曰何居曰儒者有儒者之聖人焉釋教有釋教之聖人焉我儒

之凡人也哉以凡非聖則僭以儒從釋則亂曰敢問儒與釋之所以異曰儒尙倫釋棄倫。

然則輪迴有諸餘齋曰聖人未之言也或亦有之形生而神麗焉形與神敵則死形盡而神不盡則有輪

遇殆偶也非常也。

餘齋曰。人治家業。以貽後也。治家不治。守家之人。貽業不貽。保業之道。智乎哉。

餘齋曰。噫。積委以傳後。其醫之傳藥者乎。或曰。何謂也。曰。上醫傳道不傳方。下醫傳方不傳藥。醫家之子。不知道。又不知方。而又藥充舍。皆殺人之具也。

餘齋曰。先子言。范大夫。異人也。天下事經措理。靡不奇快。但長子吝。中子狠。少子汰。末如之何。意殖材而慕色。其躬之不範與。

道家餽符曰。能禳不祥。餘齋曰。士有神符五。苗害斯遠矣。故慎禳疾。儉禳荒。恕禳怨。廉禳盜。損禳禍。之五符者。吾慕焉求焉。奚以子之符爲。

餘齋曰。教之而信。必先有令人愛者。禁之而畏。必先有令人敬者。

餘齋曰。患芽而莫之省也。乘於所快乎。難發而莫之收也。中於所狃乎。諺曰。安臥揚帆。不見石灘。靠天多倖。白日入阱。

餘齋曰。士而多言疾也。寡言德也。尤慎四乘。夫乘怒而言將無激。乘快而言將無恣。乘醉而言將無亂。乘密暱而言將無盡。

餘齋曰。言之不祥者有五。揚人失者。鴟鴞之言乎。搆人釁者。風波之言乎。成人過者。毒酖之言乎。證人隱者。鬼賊之言乎。傷人心者。兵刃之言乎。

志曰海南有樹叢陰翳巖析而薪之煙不上炎中春作葩煒若錯錦承露而敷日出卽殞土人見而翦之名曰翦樹餘齋曰人有材不益是用則如無材有文不垂世教則如弗文是翦樹之類也

餘齋曰遇顯者而容貌改貌恭也談傲行而色動心敬也士欲令人貌恭乎心敬乎

餘齋曰周禮朝後爲市市有門庶民入之公卿大夫入者罰之三代以後茲法湮矣然公卿大夫烏不可知此意

客問餘齋曰君子處世不辱其名文中子以無辯止謗謗固可受乎曰士人言忠信行篤敬久而孚焉一人謗之衆人不與也夫一喙辯謗則謗長衆不與謗謗容不止乎止謗之道不在辯也

餘齋曰曠達之足尚也其中以中無俗韻乎沂浴零風其人也攜色銜盃名曰淫湎不名曠達

餘齋曰有蠹之木堪荷棟乎有蠹之舟堪濟遠乎利欲蠹之榮名蠹之蓋人之堪任道者鮮矣

餘齋曰居室而不儉者有五奉先一也爲逝者治棺槨二也爲子弟敦師友三也疾求醫藥四也卹親舊周急乏五也亦稱其力焉而已矣

餘齋曰故家遺風在能存禮法不在不失體勢

餘齋曰曾皙之志幾於無欲矣人有才易無欲難無欲後可與知幾知幾後可與用世此行藏所以獨歸顏氏也以三子之才而曰不知其仁其未及者在斯乎

餘齋曰吾見仕宦而室不豐者寡矣吾見豐而不侈者寡矣顯不可常而習侈難反故世家之能保者寡

矣。

餘齋曰：驟長之木，必無堅理；早熟之禾，必無嘉實。故爲士者，遇不憚艱難，將以貞吾骨，成不嫌遲晚，將以厚吾才。

或問：今天下用人之道奚先？餘齋曰：先絕二疚。何謂二疚？曰：墨競請益，曰：自近始。

餘齋曰：學者能高衆也，毋以勝人行標俗也；毋以繩人免矣。

餘齋曰：禮以治身，仁在其中矣；禮以爲國，法在其中矣。

餘齋曰：獨立之行，不徇流俗，然怨不可不恤也；高義之事，弗避小嫌，然累不可不慮也。

或問：齊之霸不易代，而晉以數世霸，何與？餘齋曰：文公勝楚，有憂色，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惟聖人乎？斯數世之言也。

餘齋曰：方藥非所以養也，然見方則識，遇藥則儲，懼夫疾而求之無及也。國之於我，亦若斯矣。

或曰：治敵國如治羸，去痰與火也，勿盡。餘齋曰：凡事不可不終始也。至於藉痰與火以立命，悲夫！士不幸處此，謹養元氣，以漸克焉，幾可也。

餘齋曰：以乖和競讓徵人世之德怨，以勤惰奢約兆人家之成敗，以盈損慎肆卜人事之吉凶，以仁刻厚

薄，推人福之悠促，譬如望叢求爵，循穴搜鼠，不獲者蓋寡矣。

餘齋曰：士在世有以不用爲用者，國家待士有以不用用之者。

餘齋曰。世人謂行義者其好名也。勤施者其干福也。語云。若避好名之嫌。則絕爲善之路矣。吾亦曰。若避干福之嫌。則絕濟物之路矣。

餘齋曰。易責人而樂譏俗。其亦弗思也已。夫己無遺行。後可責人。家罔闕事。後可譏俗。古人有言。吾暇乎哉。

餘齋曰。制政所以爲民也。古者之政。莫詳于民事。蓋田里農桑以逮廛市。事爲官。官爲法。旦課而暮稽焉。故名各得而奸不生。今壹廢之。末政繁而本政墮矣。欲善治。其得諸。

餘齋曰。居官一介不取。易一介不與。難。然未能一介不與。而曰我能一介不取者。未之信也。

餘齋曰。忍飢寒以厲操。難。不置衣食而無苟得。易。故節勤者。養廉尙志之一助。非欲致贍。

餘齋曰。救荒無奇策。奇策不救荒。或未達。曰。救焚無奇策。奇策不救焚。故曲突無燎災。預備無荒年。若請足民。軻陳王道。救在平日。不救在荒。斯荒策之特奇者。

餘齋風於巴江。長年馭舟簸浪。色也夷然。餘齋問曰。子何巧。而能靜也。對曰。小人與是舟。周旋風濤二紀矣。夫風性也。江性也。舟之性也。心皆識之。而身皆習之。識故弗疑。習故弗驚。吾何巧乎。亦何知吾靜乎。餘齋瞿然識之。

城南饒花圃。餘齋觀焉。其樹靡不端秀者。餘齋曰。奚而能若是也。圃之人對曰。木始生甚柔。久則漸剛。吾及其未剛也。繩之而直。規之而圓。經緯之而勻。若一。其性不傷。而成不覺。故能若是也。又東鄰有叢蒿。

於西鄰幾半。曰：種異乎？對曰：非也。東家治菊，必選花工之勤良者使之；主人身親董焉。西家任不擇人，主多他故，莫恒省也。餘齋瞿然曰：吾聞言於場師，識教術焉。

餘齋曰：仁，生理也。故卉木實中之含生者，命之仁。實卽誠也。物之終始也。故卉木之既結而又傳生者，命之實。

或問使貪使詐。餘齋曰：能制之謂也。不能制而用之，是爲貪詐使也。

餘齋曰：講學者，將以爲也。謀途者，將以至也。至必有自。故人出戶，先識鄉井，行鄉井者，行天下之道也。車馬或餒糧，乃試之邦國，以達乎天下。超海踰漠，本無定程，焉用懸揣以待諸能者？今與童子坐室中，遙數廣輿，亟亟焉辨瑤池，何以駕弱水？何以梁自喜美聽，實無行心。出閭百步，貿眩南北，此間途者之過也。亦指途者之過也。

崇晦翁揭二語中堂曰：聖賢詩書，總是義利之辨。宇宙事業，不過物我之平。餘齋曰：天德王道，言約而盡矣。

餘齋曰：先府君言，士大夫常有五蔽。揚名慕榮進，榮進殫者毀其名。尊生厚享受，享受過者伐其生。怡神寄玩賞，玩賞侈者櫻其神。給事養僮僕，僮僕繁者生其事。裕後求田舍，田舍廣者累其後。故全名存乎止足，保身存乎惜福，養性存乎寡欲，省事存乎簡樸，傳家存乎貽穀。

浮屠氏日誦經爲人禱福，或曰：何爲己不如爲人也？餘齋曰：不然。夫福虛也，而精實也。以虛福易實精，是

爲人不如爲己也。或曰：今若此者，獨浮屠氏乎？餘齋不答。

或問曰：爲多營而善逐乎？毋寧懶矣。爲柔附而媚容乎？毋寧傲矣。何如？餘齋曰：營媚者，中人所羞。懶傲者，名士所託。宜有間也。雖然，託其名耳。士處季世，諱乎無容。將見懶焉，崢乎不撓。將見傲焉，非其實也。夫懶與傲，德之賊也。禍患之藪也。如之何其可居也。

餘齋曰：方壺府君不薦師醫，亦不輕聽人薦。曰：師醫者，興替死生之所係也。

餘齋曰：實二而名一，則名立而不毀矣。行五而言三，則言出而寡尤矣。斯之謂有餘地。

餘齋曰：望焉而羨，至焉則厭。計日以期，涉艱不倦。嗜榮者之情與？得罔遜大，取罔遺小，樂可忘疲，多莫知飽。積賄者之情與？以嗜榮之心嗜學，以積賄之心積善。聖賢其遠哉！涑水有言：如轉戶樞，在我而已。餘齋曰：論言於三代之下，不能不賞徧至者，論行於三代之下，不能不予獨往者。若仇世以決志，矯心而

赴名，則姑舍是。

餘齋曰：有家者莫患乎昧大體而聽小言。夫覺啓於背語，而禍烈於傳構。若結婦妾之口，鋼僕婢之唇，宜家將過半矣。

餘齋曰：成事有三戒。氣勝者債，神浮者疎。言多者力不摯，大公以爲見，氣不期而平矣。遠就以爲謀，神不期而斂矣。踐實以爲功，言不期而括矣。故君子有不爲，爲必成；有不成，成必固。

餘齋曰：諺云：夜不號，捕鼠貓。故當幾者勿露。又云：未雨轟轟，屢車莫停。故成事者後言。

餘齋曰。骨肉之倫。無忘親厚而已矣。無忘也者。雖遇橫逆。猶是也。弘而忍之之謂讓。曲而聯之之謂仁。潛移而默成之之謂聖。較則怨。怨則離。雖曲不自我。等之乎不祥。語曰。夫妻交市。莫問誰益。兄弟交憎。莫問誰直。此之謂也。

餘齋曰。爲佳祖父作子孫。可幸亦可懼也。巴山木難爲良。冀野駒難爲強。不克恢崇令緒。豈宜落寞前修也。

餘齋曰。稷也。聞之。先子鶴田府君之行也。所難及者三焉。勤施多濟。而無德色。里仇侵之。訟則克。而未嘗先發一難。不習詩書。而秉禮裁義。揆諸古。則斤斤如也。

餘齋曰。方壺府君有故人。語羨富貴。府君謂之曰。君能求我富貴何有。其人愕然請問。曰。觀君飯蔬而裘布。飽煖匪乏矣。彼披錦列鼎者。於飽煖有加乎。然形孰與君逸。心孰與君閒。則君於富貴有餘矣。吾故欲君反求其真我也。友人慨然稱善。

餘齋曰。名諫者。忠之賊也。因他人之過。以市名。長厚者不爲。矧君父乎。

餘齋曰。德高者歸。言高者遠。才高者雄。色高者窮。節高者服。氣高者侮。故士崇其德而訥其言。豐其才而鋤其色。勵其節而平其氣。故能成天下之大美。

客揮越扇。其金燦然。或曰。今市善屢。試涅以膏。迫以火。苟非真者。將黯焉以渝。餘齋嘆曰。吾於試金得試人人焉。夫光華其表而燦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涅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真矣。

餘齋曰。常以除之晚。侍先府君。爐炭初燃。童子鼓篴。先君曰。止。少焉。赤黑漸半。數舉箸抑其燄。夜既久。充爐亦盡白。埃蒙生矣。先君顧曰。吾向抑之者。懼斯象之早見也。小子識之。無揚燎薪之火。速盡。無益欬器之水。速傾。

餘齋曰。莊生有言。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肥。獸牧猶然。矧伊民牧。今士潛而學。遇而行。爵祿之外。靡措心者。民之瘠宜哉。

餘齋曰。人有能易居所能難。不以能市利。士也乎哉。不以能市名。聖賢也乎哉。

或問敬事。餘齋曰。毋忽而已矣。事無小而可易也。幾無微而可玩也。故慎以慮始。毅以圖終。豫以備卒。簡以寡累。密以杜讒。諺曰。若欲不忙。淺水深防。若欲無傷。小怪大禱。毋忽之謂也。

餘齋曰。以蠶禦蠶。助其波也。以薄報薄。分其過也。

餘齋曰。四六興於偏朝乎。其言纖且浮。夫對上之文。宜謹以達。命臣之文。宜簡以制。

餘齋曰。爲人日多暇。其生平當無過人者。爲人日無暇。其生平當無過人者。方壺府君常誦之。

餘齋曰。琢福之刃。莫銛于恃。保世之石。莫良于戒。

餘齋曰。士之居身也。有廉隅。無銑角。其於世也。有儀範。無標幟。故道方而不乖。風操可宗而世不嫉。問割股孝乎。餘齋曰。未可知也。急親者忘身。事名者虧體。故君子勿禁也。亦勿賞。

餘齋曰。逐末遊食多於耕夫。隸僕優娼多於良戶。麗靡之物多於布粟。邪淫之書多於經史。俗何由而美。

治何由而興乎。

餘齋曰：強不可得衆，而弱者得之，以獨強；以衆強，孰勝？巧不可得天，而誠者得之，以人巧，以天巧，疇獲問？朋友有過，當盡言與？餘齋曰：然。在巽辭，在擇人，夫不可與交者，弗與言也；不可與言者，弗與交也。

餘齋曰：才子弟制其愛，毋弛其誨，故不以驕敗；不肖子弟嚴其誨，毋薄其愛，故不以怨離。

餘齋曰：馬異視力，人異視識，或與羣野豎共席，饌肝炙江鱗，鱗味美而饒骨，羣豎競炙，顧食鱗者，薰笑之。食鱗者報焉，輟箸，易牙聞之曰：野人何識？吾怪夫輟箸者，今夫貧約佳事也，忍讓善道也，佳事而慚之，善道而忤焉，其猶野豎之識也夫。

餘齋曰：形用乃習，神用乃生，故多暇之心，涉事即煩，久逸之身，當勞即困。

餘齋曰：家有大不祥，嗜言利者當之。利風中於家庭，賊氣入矣。市道行於骨肉，殘形成矣。或曰：然則廢治生與？曰：君子之室，男女上下勤生而分業，食服吉凶稱家而尊儉，生可使足也。烏在其言利也。

餘齋曰：世家子弟戒四恃，絕六惡。四恃者：財足以豪，勢足以逞，門第足以矜，小才足以先人。緣茲四恃，遂生六惡。曰奢，曰淫，曰懶，曰傲，曰剛狠，曰浮薄。

或問餘齋曰：吾子斥異教，將其語盡非與？曰：何爲其然也？吾在都，見僧瞑趺將化，坐客乞言，僧舉目曰：老衲去來自如，祇爲無事在心，無累在世，且舉淡之一言，留贈賢輩。又有以道術療人疾者，衣敝莫理，問之，應曰：何暇心及此？斯二語者，吾識之矣。

或問。知過易。改過難。何也。餘齋曰。貪酒者耐醉。多欲者耐過。心之容過。其必有不能割者也。書稱不吝。孔言勿憚。夫清客之源。絕憚之根。其在寡欲乎。

杏壇之陽。有夫子檜焉。獨幹無枝。葉生理在內。古今猶是也。餘齋俯而拜。仰而嘆曰。觀茲象教。覺六經之爲煩。

餘齋曰。宇宙經德。是爲元氣。元氣強。則靈秀神奇咸攝於正。使其橫出而旁結者。元氣不足以主也。故王維失御。雄俊託身於盜賊。聖緒不昭。聰智委心於釋老。

餘齋曰。寶鑑不韜。光無溢乎。操矛日刺。銳無刈乎。羣僮市嬉。數呵不威。無反侮乎。故君子善藏明武。時而用之。

餘齋曰。能剛者勇乎。柔以爲剛者智乎。剛柔以宜者義乎。義勇爲上。動莫與膺。智勇次之。事靡不成。徒勇斯下。自與禍并。

餘齋曰。養正氣者無媿於神。斯不詔。若執意慢神。是客氣也。神得禍之矣。抱淳德者無求於世。斯不屈。若抗心傲世。是薄德也。世將戮之矣。

或問。史遷稱西伯陰行善。何與。餘齋曰。文王之德。默而成也。深深乎其不可窺。順帝配命。而不存乎聲色。故曰。穆穆文王。孔贊明夷。周稱不顯。凡雅詩之歌咏文德者。靡不有深微之意焉。孔門德之。則謂之闇。闇也者。其陰之義也夫。

餘齋曰。孔子之學。祖堯舜而宗文王。仕止久速。蓋得之執中。下學莫知。蓋得之不顯。中庸首言中。而卒乎不顯也。於乎。聖人之學。備矣。

或問。晦翁釋詩。以不顯爲顯。如子言。得無異乎。餘齋曰。此漢疏失義。晦翁未之正也。詩象文德。每言不顯。維天配言於於穆。烈文義存乎篇。恭而亦臨之語。旨尤較白。吾聞之也。信經者不必膠傳。惜無從起晦翁而質焉。

餘齋曰。疾之條累百。繇食者多。刑之條亦累百。繇賄者多。故節嗜者。衛生之經。篤利者。危身之本。或曰。與君子言義。與庸人言命。何如。餘齋曰。不然。與君子參言命。與庸人耑言義。夫幽而難齊者。命也。貪而善倖者。人情也。故淑慝以號之。是非以表之。猶懼弗率焉。若知命而安者。非君子。疇克然。

餘齋曰。易者弗久。難者克終。天之道也。故事不可易成。名不可易得。福不可易享。

餘齋曰。士貴絕所無益。而審所有益。問。何謂絕無益。曰。學無益。勿習也。言無益。勿道也。事無益。勿爲也。人無益。勿與也。物無益。勿好也。何謂審有益。曰。或益於德。或益於身。或益於家。或益於世。夫益於德。無弗務。其三者。益此或以損彼。是故以義審之。

餘齋曰。今禮教之隕也。莫甚於不行三年之喪矣。行三年之喪者。素冠縞服云乎哉。

聆言二

或問程氏言孔顏樂處可得尋繹。餘齋曰：可不愧於天，不作於人，循此尋之，遠乎哉。

餘齋曰：德莫盛於讓，道莫高於晦，不與世爭勢利之事，易不以身居美善之名，難。

餘齋曰：語云：事無全遂，物不兩興。故天地之間必有缺陷。夫明者不務求全，其所可缺者，恐致損其所不可缺者。

餘齋曰：方壺府君有言：士貧以當貴，儉以當富，或未達曰：士處今之俗，而免於侵陵恥辱者，其貴乎？不然，其貧乎？而免於窘迫求貸者，其富乎？不然，其儉乎？

餘齋曰：恩愼其可繼也，威愼其可伸也，不繼之恩，覆得怨焉；不伸之威，覆得侮焉。

餘齋曰：犯而不較，其德弘也；委蛇而全，其用遠也。故仁者能容，智者能忍。

餘齋曰：人有我心，故佛老之說得而惑之；儒者之道，以天地萬物爲心而已矣。

餘齋曰：人不有所舍也，必無所成。是故舍無益者而成有益者，舍暫且小者而成久大者，則識於是乎尊矣。

餘齋曰：有才者不可無識也，無識者不可有才也。夫才，聘之則多事，矜之則多怨，恃之則多禍。

餘齋曰：道公私而已矣。王公霸私，聖人公，佛老私。公者君子所難純，私者世情所易入。聖學王道，吾惡從